

# 山水依依

SHAN SHUI YI YI SHAN SHUI YI YI

肖育轩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7.5  
7

# 山水依依

肖育轩

87  
I247.5  
2077  
3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331335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# 山 水 依 依

肖育轩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2 字数 155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8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78 定价：1.0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歌颂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重视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秋。在鹿鸣峡水电工程的工地上，指挥长古大成和总工程师钟志鸣在同“左”的错误斗争中，“山水依依”，合奏了一曲新时代的《高山流水》。在洪水决堤的危急关头，古大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钟志鸣坚定斗志，决心继承遗愿。与此同时，钟志鸣的救命恩人、聚义村大队支部书记福大老爹时时关心着钟志鸣的命运。两条线索交错发展，相互融汇。在拦河大坝上惊心动魄的斗争漩涡和深山老林恬静安宁的环境中，有力地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：执著前进、坚持真理的老干部，历尽沧桑、忠贞不渝的老工程师，朴实正直的山里老人，为事业勇于献身的年轻人，愚昧无知又惯弄权术的官迷，见风使舵、善于钻营的野心家等。从而逼真地展现了激烈变动而又富有生气的社会风貌。

作品结构完整，故事曲折，细节描写真实而生动，并具有浓郁的湖南地方色彩。

BK40/13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风雨潇潇 .....   | 1   |
| 第二章 | 鹿鸣情思 .....   | 27  |
| 第三章 | 灵犀一点 .....   | 50  |
| 第四章 | 蓝天初开 .....   | 94  |
| 第五章 | “钟古”齐鸣 ..... | 117 |
| 第六章 | 归去来兮 .....   | 160 |
| 第七章 | 山水作证 .....   | 203 |
| 尾 声 | .....        | 227 |
| 后 记 | .....        | 234 |

## 第一章 风 雨 潇 潇

尽管人们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人感到伤心、悲愤和屈辱的时日，但历史——这个公正而怪吝的老人，却不愿放过自己所走过的每寸光阴。它，为我们翻开了这么一页——

—

砰砰砰！ 砰砰砰！

一阵急骤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。几年来，她在睡梦中特别容易被惊醒，只要屋子周围稍微有响声，她便惊醒，弹坐起来。一是屋子里没男人，二是这乱世年头，太叫人担惊受怕。响声还在继续着。她本能地去摸电灯开关拉线，猛然记起这几天城里武斗，造反派封锁了铁路，进不了煤，电厂停电，又把手缩了回来。她的手哆嗦着，去摸火柴，打算把床头柜上的蜡烛点燃。

砰砰砰！ 砰砰砰！

门外的人把门擂得更急更响了。深更半夜，是谁来光顾这“三反分子”的家呢？她那捏火柴杆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费了很长时间，才把蜡烛点燃。她边穿衣服，边小声地叫道：

“音！ 音！ 快醒醒！ 屋外有人打门。”

没有应声，妹子睡死了。她不忍心再叫，麻起胆子，穿过厅堂，独个儿走到门前。为了壮胆，她又顺手摸起一根棍棒。人，在任何时候，都不会忘记这种自卫的本能。

门打开来，刚刚钻出云层的月亮，正好把门前站着的一个男子汉照着。他一张黧黑而清瘦的脸，两寸多长黑蓬蓬的络腮胡子，脚穿一双草鞋，裤管象乡下人那样高卷着。她惊叫一声，退后几步，把棍棒横在胸前，双手紧紧握着，如果他胆敢跨进一步，她就……可是，对方笑了。那对调皮的大眼睛炯炯发亮，愉快地对她眨着，眨着……她终于认出了眼前这个男子汉，竟丢下棍棒，向他冲去，然后双手攀着他的肩头，把那张吓得发白的脸，紧紧贴在他那壮实而宽大的胸脯上。

“……大成……大成……”

她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肩头耸动起来，伤心地哭了。

他轻轻地摩挲着她瘦窄的背，一会，又双手端起她泪眼汪汪的脸，百般克制自己，期期艾艾地说：

“……秀兰……秀兰……哎！……别……别这样……我就怕你这个……”他猛然推开她，跑到桌子边，一仰脖，喝光一壶冷茶。

秀兰一边擦眼泪，一边死死地盯着他，好象这突然闯进来的幸福，又会突然飞走似的。

古大成抹抹嘴，急匆匆地大声说：“把通知书给我看看！”

她知道丈夫看完那张报丧单以后，将会怎样。全身不觉颤抖起来，迟疑一阵，才劝道：

“大成，你就别看它了！对啦，我还没问你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他们放你哩？”

“哼！跑！他娘的！”古大成冷笑一声，怒气冲冲地说，“你听到没有？把通知书给我看看！给我看看！”

不改本性，照旧风风火火。三年来，造反派的皮带和黑狱，并没有使他改变什么。在他不可违拗的目光威逼下，她只得把手伸进口袋，颤巍巍地把一张浸透泪水的纸条递给他。

### 死亡通知

叛国分子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钟志鸣，在我队受监督劳动改造以来，死不悔改，继续坚持反动立场，拒绝接受我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并于九月二十五日投河自杀，自绝于人民，特此通知。希其家属子女，划清界线，鼓掌称快，化义愤为改造思想的力量，争取早日站到革命这边来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！

### 乌牛寨公社界石大队革委会

传闻已经变成了现实，契友真的作古。霎时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古大成的脑子炸裂开来。他身子摇晃着，眼前一片黑暗。他觉得天在旋转，地在下沉，世间的一切，都变得黑暗和动荡起来。后来，他到底站稳了身子，但很快全身又变得僵冷，那充满血丝的眼睛，直勾勾地望着“死亡通知”上的一行行清晰而又残酷的手写黑字。

夜，死寂寂的，不时传来了几声凌厉的枪声。月亮躲进厚厚的云层中去了。这时，飒飒秋风从窗外刮进来，扑向豆大的

烛火。烛光飘忽着，照亮了古大成那张惨白的脸。良久，两行热泪，从这硬汉子的眼眶里流淌出来。

只有这时，他才明白，他的同志和朋友真的离开山，离开水，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，离开他古大成，一去不复返地走了。从此，他永远失去了一个知音，祖国的山山水水，永远地失去了一个真诚的朋友。明白这一点多么可怕！于是，他捧着这张报丧单子，失声地痛哭起来。

“大成！大成！”秀兰淌着眼泪，一边摇着丈夫。她怕他急坏身子，又怕哭声惊动邻里街坊，遭来横祸。

古大成当然明白自己眼前的处境，很快就抑制了自己的情感。他沉默起来，沉默得使秀兰打起了冷颤。后来，他抬起泪痕斑斑的脸，困乏地闭上眼睛，轻轻推开妻子的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……好吧，你把音妹子叫起来。”

音妹子是他好友钟志鸣的独生女儿。去年，在机关一次“黑七类”家属子女的“划清界线”的批斗会上，钟志鸣的妻子王玉珍，看到丈夫站在台上，颈脖上挂着一块五六十斤重的铁板，那铁丝竟嵌进皮肉二三分，不禁忧愤交加，心脏病猝发，当场晕倒在地，含恨九泉。钟志鸣被关在专政队，家里仅存一个十六岁的女儿，孤苦伶仃，在这乱世年头，她一个人怎么生活下去？秀兰不忍心让钟志鸣遭第二次打击，用一把“铁将军”守住钟家大门，把钟音带到自己家里。古家也只是一根独苗苗，可喜是个男的，名字也有点“大丈夫”气概，叫做古大锤，比钟音大两岁。虽然他们没有指腹为婚，但两个孩子呱呱落地之后，大人们就彼此戏谑着，“媳妇儿”“郎牯子”的叫得怪响。今年

春上，省里的造反派怕这批“走资派”和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分子，在省城“策划于密室”，“点火于基层”，破坏新生的“红色政权”，就把这批“社会渣滓”流放。古大成因“地下党”的问题还没搞清，没被流放，钟志鸣却接到勒令，到一个远离省城的最穷的山沟里去劳动改造。

临行时，钟志鸣背着最简单的行装来到古家，同秀兰一家和女儿话别。

“音，你站起来，对你古婶婶拜一拜！”

“爹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钟音不知就里，站起来，就是不拜。

“跪下去！”父亲严厉地瞪了她一眼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钟音跪倒在秀兰跟前。

秀兰急忙扶起钟音，也不解地问：“老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未开言，钟志鸣的眼泪就扑簌扑簌地流下来。他费了很大的劲，才断断续续地挤出几句话来：

“……秀兰，你嫂子熬不过去，到底比我先走了一步。我这一去，凶多吉少，也许……客死他乡，要回来，也不是三年五载的事。音妹子，是我们钟家仅存的一点血脉，希望弟嫂看在我同大成往日的情分上，把钟音扯大成人。如果我们过去的戏言真能成为现实，到时候，你就作主，让他们成亲；如果他们性格合不来，也不必勉强，你就把她收作女儿，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人家……秀兰，我这一切就就……全拜托你了……”说完，他忍不住掩面大哭。

这真是生离死别，木石也会流下泪来。于是，钟音抱着父亲，秀兰抱着儿子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后来，秀兰控制住自己的

悲泣，劝慰道：

“老钟，古人说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你放心去吧。现在的事一天三变，兴许你今天下去，明天就要你回来……不管怎么样，音妹子放在我这里，你尽管放心！”说到这里，她搂住钟音，又说：“这半年，音妹子同我娘儿俩生活惯了，你要领走，我还不情愿呢！”

钟志鸣见她这么一说，也就放心了。他对女儿嘱咐一番，又拉拉大锤的手，才背着行李走了。

谁知这竟成了诀别，没过半年，他却在异乡故世！

前几天，秀兰见钟音接到父亲的噩耗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父母相继亡故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哪能不痛不欲生呢？那哭得红肿了的眼睛，至今还象熟透了的桃子似的。现在，丈夫又要叫醒她，免不了又是一番伤心。秀兰急忙阻止着说：

“别，别！你这副样子会把她吓坏的！再说，深更半夜把她喊起来，让她伤心地大哭一顿，这又何必呢？大成，我求求你，先洗澡，刮胡子，换衣服。肚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弄饭菜去！”

古大成不作声了。他驯服地按着妻子的指点去做。不一会儿，他那高大而仪容整洁的身影，出现在厅堂里。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饭菜，就象从饿牢里放出来的一样。古大嫂双手托着下巴，眼泪巴沙地望着丈夫。

这时，一个黑影出现在厅堂的角落里。衣帽架遮住了她修长的身影。她就是钟音。其实，她早就醒来了。她怕打扰这对分散了两年的夫妇的不寻常会面，蜷缩在被窝里。乱世年头，促使这个十七岁的姑娘过早地成熟。她在被窝里期待

着再出现一次奇迹：门被撞响了，她飞跑过去，把门打开，只见一个老头，衣衫褴褛，象一个叫化子那样，出现在门口。他们彼此对望着，突然，她惊叫着，一头栽倒在那老人怀里……

但是，这仅仅是一种幻想，是对亲人哀思过甚寻来的一种安慰。她知道她的父亲——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已离开了人间，埋在西边一个不知名的荒丘上。要相见，除非在南柯梦里。后来，她哭了，轻轻地啜泣着。她怕打扰厅堂里的两位长辈，就蒙住被子，把哭声吞进肚里。过了一会，她忍不住想看看古叔叔——父母生前的好朋友、现在她的保护人。于是，她轻轻地爬起来，又蹑手蹑脚地走进厅堂。古叔叔变了。两年的岁月，把一个魁伟雄壮的大汉，变成了一个干瘪枯瘦的老头。看着看着泪水从她的两颊簌簌落下来。后来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才站在阴影里，轻轻地叫出声来：

“古叔叔！”

古大成放下碗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大姑娘站在衣帽架背后。他不假思索，向她奔去，然后又把她拉到灯光下，那颤抖的目光匆忙扫过她的全身。面对老友遗孤，这条硬汉子又进出了两行泪水。

“……音……古叔叔对你不起……没有把你爹妈保护好……”

经不起风浪的湖，又一次掀起涟漪。钟音扑在古大成的怀里，伤心地哭起来。秀兰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对丈夫嗔怪道：

“看你！她在家好端端的，你一回来，就把她逗哭了。”

古大成扒完最后一口饭，另外盛了一碗塞到钟音手里：

“音子，吃点吧，等下我们要赶路。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钟音问。

“到你爹爹劳改的地方去！”

“啊！”秀兰震惊了，不觉大声嚷了起来，“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去干什么？我不准你们去！”

古大成咬着牙齿，眼里冒着火，沉默一下，大声回答说：

“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我就不相信钟总会那么轻生！”

秀兰终于明白了。她不再作声，默默地动手给他们收拾东西。临走时，古大成猛然记起什么，问：

“我那个黑古溜秋的小子呢？”

“他嫌城里吵，到乡下外婆家里读书去了。”她回答说。

## 二

他们终于挤上了一列西去的快车。车上连过道也被旅客塞得满满的。古大成好不容易才在盥洗室里挤出一个空档，让钟音站在那里，自己站在外面，一手撑在挡板上，不让别人挤进来。

大概足足过了半小时，车厢里才算安定下来。夜深人静，列车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更加清晰和洪亮。思绪把古大成带到了不太遥远的过去，使他沉浸在一片枪声和炮火之中……

一九四九年，也是现在这样秋风萧瑟的日子，南下的解放大军，包围了省城，在郊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。暮色苍茫中，炮火燎天，枪声密匝；红绿信号弹，拖着彩色的弧形弹道，不时在空中交相辉映。夜，美丽极了，壮观极了。这一切，似乎在庆

祝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。古大成心里无比兴奋，匆匆地在一条小巷子里走着。街道上，全是铁丝网和沙包堆放着的路障，一支支国民党部队，不时地在街道上奔跑着向郊区赶去。古大成巧妙地绕过层层岗哨，最后站在一幢法国式的尖顶小洋房前停下来。刚刚举手掀电铃，他又犹豫了。

那时，他在省城一家电厂，名义上当出渣工，实际上是这个厂子的地下党支部书记。这天傍晚，经理要秘书把两张飞机票火速送给总工程师钟志鸣。国民党省党部下了命令：不给共产党留下一台完整的机器和一个高级技术人员。地下党负责人吉同瑞，要古大成趁这机会，做做钟志鸣的工作，劝他留下来，参加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。吉同瑞设法从那秘书手里要过飞机票，塞到古大成手里，叫他送去。一个是厂里的上层人物，一个是电厂最底层的出渣工人，平常又很少见面，甚至连他的名字对方也不知道，怎么会谈得拢呢？这不能不使古大成发愁了。

但是，他还是鼓足勇气掀了几次电铃。

不一会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了一张三十多岁妇女的半边脸：

“先生，你找谁？”

“经理先生要我送飞机票来。”

“谢谢，请把票给我吧。”她伸出了手，“我是钟先生的太太。”

古大成局促地笑了笑，把信封插到口袋里，说：“对不起，钟太太。经理吩咐过，要我亲手交给钟志鸣先生。”

“这——”她那对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，迅速地眨巴几下，

然后把门打开来，“先生，请进吧。”

她把他带到一间客厅里。这里也是一片慌乱的景象。地板、桌椅上，到处摆着捆扎好的皮箱、书籍、布袋和大包小件。钟志鸣埋头在一堆古画和线装书中，汗水淋淋地清理、包扎着。沙发上，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这个人古大成认识，是厂里一个技术员、钟志鸣的学生，名叫于文彬，是我们发展的“关系”。他出身贫寒，读大学全靠钟志鸣资助，思想还比较进步。吉同瑞曾通过他做过钟志鸣的工作。

王玉珍对丈夫说：“志鸣，经理派这位先生送飞机票来了。”

“谢谢，请坐。”他头也不抬地招呼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？老师，你还是决意要走？这这……”

于文彬一听见“飞机票”三个字，狠狠地瞪了古大成一眼，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钟志鸣似乎也很激动。他停下手中的活，呆立着，后来，竟凄然泪下，取下眼镜擦拭着，用变得沙哑的声调说：

“……文彬，今后多来信。我这把骨头，可能要埋在国外一个什么孤岛荒丘了。”

言语凄怆，催人泪下。王玉珍在一旁饮泣起来。于文彬擦了一把眼泪，大声说：

“不！老师，你不能走！老师，你再仔细想想吧！你是中国水利界的一颗新星！你发表的论文《空腹拱坝》，轰动了世界！光凭这一点，共产党就会欢迎的！我不知道你还犹豫什么！”

“在我们这样的国家，再有名又有什么用呢？”钟志鸣满腔

悲愤,开始在房子里沉重地踱起步来,“近百年来,清朝的腐败无能,军阀的混战,老蒋的独裁统治,致使大好河山支离破碎,满目疮痍……过去,我还有一片实业救国之心,可是,事实太冷酷无情了!学无致用,浪费年华,只空剩一片爱国之心……”他还没说完,就颓丧地倒在一把藤椅里。

“喂!”于文彬急得满头大汗,“老师,共产党不是国民党,一解放就要百废俱兴,大搞建设,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材嘛!”

“谈何容易!”钟志鸣摇着头,苦笑了一声,“共产党也没三头六臂,不是千手观音。国民党留下的这副烂摊子,不是十年二十年,能够收拾好的。工业建设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,那就更谈不上了。”最后,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“唉,快四十岁的人了,一生所剩有限。趁有生之年,到国外找个清静地方,写几本书算了。”

于文彬望着这位固执得可怕的老师,感到精疲力竭了。最后,他只得求救似地望着钟志鸣的妻子:

“师母,你给我说说吧!”

“我?……”她慌乱了。她对丈夫从来是百依百顺的。但是,她也舍不得离开故土,就鼓起勇气说,“志鸣,文彬的话,不无道理。你是不是再考虑……”看到他皱起了眉头,她赶紧刹住话,转脸对于文彬叹了一口气:“唉,他就是这个倔脾气。”

沉默。他们的谈话陷入僵局。古大成先是拘谨地坐在一旁听着,后来不安了。看来,对方决心已下,难以挽回。有好几次,他想插话,但大家都没理睬他,好象这房子里压根儿没

有他这个人似的。一会，于文彬竟双手捂住脸大哭起来，钟志鸣夫妇也陪着淌眼泪。

“……老师……过去，我继父那个吝啬鬼，几乎使我中途辍学。是你，老师！你慷慨解囊，才使我念完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没找到工作，你又想方设法给我谋了这份差事。生我者父母也，教养我者老师也！过去，我总想有了前程以后，报答老师的恩德，现在……老师只身奔赴异域他乡，寄人篱下，叫学生怎么放心得下！”

这些肺腑之言，铁石人听了，也会柔肠寸断。古大成不觉仔细地端详着于文彬。他瘦长个儿，白晰的、五官端正的脸上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。从镜片里透露出来的眼光，没有丝毫诡诈和做作。如果能把他的老师留下来，要他下跪的话，他绝对不会站着的。

于文彬继续说：“这样好了，老师，只要你肯留下来，其他的事我就包了。写书也好，当工程师也好，继续研究你的大坝也好，我保证条件不比外国差。”说完后，他便紧张地盯着他的老师。

钟志鸣低头沉思一会，皱皱眉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文彬，我对共产党太不了解了……再说，可惜你也不是一个共产党人！”

于文彬张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又到底没说出来。最后，他只得说：“喂！老师，我对你说什么好呢？我不是共产党员，可共产党那边我有可靠的朋友嘛！”

“这样吧，文彬，夜深了，你先回去，等下路上就不好走了。看在师生的份上，明天你就到机场来送送我——权当最后一面！”说完，迅速掉过头去，然后呆立着不动了。